

第一章 绪 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横跨欧亚、幅员辽阔、山河壮丽、气象万千。经过原始社会的严酷历练，人类先民在漫长的生活征程中继续结伴前行在欧亚大陆上，或游牧、或渔猎、或农耕、或商贾，在浩荡的历史长河中产生了众多的语言、文字、宗教和文化，见证了帝国的兴衰、经历了宗教的演替、体会了命运的起伏并分享了文明的发展。发祥于不同地域的文明、起源于不同民族的语言、创制于不同时期的文字和兴盛于不同帝国的宗教伴随波澜壮阔的征战攻伐和川流不息的商贸互市在欧亚大陆激烈碰撞并融汇交流。先民追逐幸福与梦想的脚步首先穿越了横亘于欧亚大陆之间绵延不断的险峰峻岭、雪山草原、大漠戈壁和城郭关隘，以昭武九姓西迁和亚历山大东征为标志的人类播迁之路开启了东西方之间交流与冲突互见的历史篇章，陆地“丝绸之路”于

是水到渠成。与此同时，不同于经常伴随开疆辟土和帝国扩张为目的的陆上“丝绸之路”，以宗教情怀和商贾价值为主要特征的海上“丝绸之路”随着人类航海技术的持续跃升而次第展延，在郑和七下西洋的永乐盛世达到顶峰。连接欧亚大陆不同国家的“丝绸之路”为沿线国家的文明融合和商贸交流奠定了互通基础，极大丰富了人类的生活并推进了文明进程，不仅为两希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和华夏文明的辉煌灿烂提供了广袤空间，而且为佛教、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等主流宗教的传播发展提供了交流渠道，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光辉篇章。

在西方拓殖世界和沙俄东向扩张以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大都围绕宗教、军功、民政和艺术而开展。以华夏文明为主体的科第文治结构和羁縻藩属制度对受过系统教育与训练的文官的需求直接促进了汉文化圈以人为本的科举教育制度的建立以及夷夏框架中的融胡归汉进程的发展。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汉文化圈以外的区域在不同的历史演进中都选择了以神为本的宗教信仰和教育导向。如中亚地区一直是历代欧亚帝国的必争之地，也是各具特色的

民族、宗教、国家与文明的集聚交汇之地，费尔干纳盆地东南端的吉尔吉斯斯坦古城奥什更有“中亚贝鲁特”之称，公元前7世纪左右，原始社会解体而部落国家形成后，相继受到安息帝国、马其顿帝国、大汉王朝、贵霜帝国、柔然汗国、突厥汗国、阿拉伯帝国、大唐帝国、喀喇汗帝国、西辽帝国、塞尔柱帝国、花刺子模王朝、察合台汗国以及帖木儿帝国的统治、藩属和羁縻直至沙俄南下并吞。宗教信仰也从原始宗教、祆教、摩尼教、萨满教、佛教、伊斯兰教直至沙俄扩张后东正教开始传播。语言也从波斯、吐火罗、粟特、鲜卑逐渐演化成突厥语，文字书写更是在阿拉伯字母、西里尔字母和拉丁字母体系之间几经更迭。在帝国的兴衰和文化的冲突中，教育往往是从属于维系帝国统治的宗教基础，而帝国的征伐常常伴随宗教的重构和民族的播迁。中亚地区在苏维埃时期建构了现代教育体系，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重获独立后开始了自主的国际合作。与中亚地区不同的是，东南亚地区教育更早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融汇。西方东进殖民以前，东南亚地区的内陆人民主要信仰经斯里兰卡南

传而来的小乘佛教、经青藏高原东缘南下的藏传佛教、经中土传入中南半岛的汉传佛教和随三苗后裔播迁的原始宗教。自公元 7 世纪开始，哈里发国家与华夏王朝建立的海上贸易日益兴旺，海上“丝绸之路”南来北往、川流不息，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随着来往东南亚沿海港口的商贸船只一路东进，特别是郑和下西洋开辟新的两洋航道后更是助推了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国家自沿海向内陆的传播。在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不断促进欧亚大陆人民商贸往来和人文交流的时候，欧洲列强特别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始了海外拓殖和全球扩张之路，15 世纪末两国签订了瓜分新世界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瓦斯科·达伽马和斐迪南·麦哲伦分别于 1499 年和 1521 年从东西向进入印度洋，拉开了西方列强殖民亚洲的序幕。西方的宗教、语言、文化和教育开始传播于东南亚沿海港口城镇。伴随殖民的扩张和西化的深入，西式教育开启了东南各国的近代化时代。历经列强争霸，英、美先后成为世界霸主，亦使得英语成为印支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以外的东南亚国家的主流语言。“二战”

后这些英语系被殖民地国家虽然相继获得独立，但教育体系一般沿袭旧制，以新加坡为代表的高等教育更是英美教育体系的就地移植。

历史的车轮驶进了 21 世纪。“一带一路”倡议的横空出世为复苏乏力的世界经济和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提供了中国方案。传承古代“丝绸之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面对各国全球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发展需求，各国人民唯有携手共进、共克时艰，在“一带一路”的顶层倡议指引下，发挥各自禀赋，投身于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的双边合作、多边合作和区域合作中，才能为沿线各国人民创造更为美好的明天。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过程中，大学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于历史上农耕游牧时代“丝绸之路”的人文交流以宗教和艺术为主要形式，“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人文交流将以大学合作为主要形式。大学不仅需要为我国及沿线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建设提供丰沛的人力资源，而且需要为政策沟通、民心相通提供直接的智力支持。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赋予了

高等教育和大学合作全新的历史使命，提出了更高的时代要求。大国的
发展历程表明教育对形塑性格、建构社会、和合通融及弭兵止战具
有重要影响，沿线国家高等教育的合作交流是推进民心相通和促进共
识形成的重要保障。加强大学教育合作，构建合作平台，创新合作机
制，丰富合作内容，建设合作品牌，点亮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持续发展和人民交流往来的前进道路，为创建“和而不同”的和谐世界
奠定文化基础。

2016年7月13日，教育部发布了《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
以主动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为使命，以“民心相通、人才支持和共同发
展”为愿景，以育人人为本、和谐包容、互利共赢、扩大参与为原则，建
构了基础性、支撑性和引领性的合作框架，从政策沟通、平台建设、
学历互认、合作办学、留学教育、师资培训、联合培养及教育援助等
几个方面开展合作，加强组织协调、调动积极因素、重点有序推进并
形成早期成果。沿线国家的发展历史、宗教信仰、民心社情、风俗习
惯、地缘思维和文化心理各具特色，大学合作在我国与沿线国家的人

文交流和民心相通方面独具优势，以《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为指引，大学在推进“一带一路”的历史宏业中定可大显身手。